



胰子

■刘和平

一大早，我穿戴好正准备下床，隔窗瞥见俺娘已经倒好了洗脸水，并指着放在门外东侧的洗脸盆架说，那儿放的有胰子。

注目窗外，凝视着俺娘蹒跚的身影，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参加工作之后，每次赶回老家小住时，好像俺娘都是这一样的叮咛，不一样的只是她老人家的声音日渐低缓。

娘口中说的胰子，原是我国古人发明的一种含有猪胰脏和草木灰成分的复合洗涤用品，不知娘那一代人是否见过，我辈始终没有亲眼目睹过那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胰子，究竟是怎样的长相，只知道家乡人习惯性地把那金黄金黄颜色的肥皂叫作胰子，俺娘更是把现在用的一切香皂都称为胰子，我想娘这一代老人可能都是这样的认知吧。真不知道过去的胰子是否好用，只知道现在的肥皂去污效果才是真的好，以致当下的各企事业单位，其劳保福利发放的都有这个洗涤用品，粘上油腻的工作衣，只要用肥皂水一搓一揉，霎时就会变得干干净净。可肥皂作为新兴的化工产品，那时对俺娘来说真算是新生事物，俺娘在认识肥皂之前，虽说洗衣服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天然洗涤用品，但效果实在是我不敢恭维。

在童年的记忆里，一般家用洗涤用品都是自制的草木灰，并不含有猪的胰脏，即是把麦秸烧成灰状，浸泡在水里发酵几天，这水就有了清洁污垢的功能。当然，也有自然形成的“清洁剂”，就是在坑塘底层长时间沤成的烂草泥。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在冬春之季的几个月里是不洗头、也不洗澡的，待收麦季节来临时，虽然微风一吹还有些许凉意，但中午的阳光还是挺暖人的。村前大坑塘里的水面，被炽热的阳光晒得暖融融的。几个童伴欺瞒着爹娘，相约光屁股一个个相继跳进了坑塘里，深深地吸上一口气，隐匿在水下，各自满满地挖一把烂草泥出来，首先涂抹在头发上，然后再把全身上下涂抹一遍，浸泡几分钟，再用清水一冲一涮，一冬一春的酸臭味就这样荡然无存了。

记忆中，俺娘也很少自制草木灰，因为后院二奶奶家院子里有一棵抱粗的皂荚树，皂荚树的果子——皂角，就是天然的绿色洗涤剂。由于娘的热心维持，跟二奶奶家的关系特好，二奶奶也是一位慷慨大方的老人。每到夏末，皂角长到现在的荷兰豆大小的时候，村子里的家庭主妇们都会向二奶奶主动献上殷勤，当然，俺娘更是二奶奶家里的常客。每天的清晨，天蒙蒙亮，俺娘及村子

里的大娘、婶婶们都各自用木盆端着家人换下来的脏衣物，匆匆来到村西头的河边塘畔，将浸泡过的衣物摊放在平整的石头上，把从二奶奶家皂荚树上摘下的皂角捣碎，然后均匀地涂抹在衣服上，用力地在专用的搓板上反复地揉搓，再举起棒槌翻来覆去地捶打，这敲打声、揉搓声和着清脆的谈笑声，响彻在一个个明媚的清晨。就这样，二奶奶家院子里这一植物精华不知让俺娘以及村子里的主妇们自豪了多少年。进入秋末冬初之后，皂荚树的叶子被寒霜一打，一遍一遍地落下，皂角的颜色全部变成深褐色的时候，二奶奶就会紧紧地关注院子大门，用自制的工具，把皂角一个一个地钩下来，然后用围裙包一些送给俺娘。我家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用着二奶奶家的天然洗涤用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在我初读中学的时候，肥皂神不知鬼不觉地问世了，就是俺娘口中念念不忘的那胰子。肥皂是用油脂和烧碱熬制的一种洗涤用品，虽然工序并不复杂，甚至在咱们的校办工厂就能批量生产，但在那个时候，可算是划时代的工业产品，谁家能用上这胰子，才真是叫洋气。我们村当时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但当初能用上这胰子的，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六户人家，我家却是最早能用上这胰子的“富农”之一。当时，我的父亲已经被落实政策，恢复了国家公职教师资格，每月有些固定的收入，靠着这些微薄的收入，不但能买得起这胰子，还能时而购买几本国内外名著，如《三国志》《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以供我课外品尝“加餐”。家庭境遇的改善，不仅把我家的日常洗涤用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将我的求学生涯驶入了一个正常的通道。

从古代的胰子到现代的肥皂，历经的何止千年时日，即使在我的老家，相隔的也不止一两个世纪。而从肥皂到铺天盖地随之而来的各类香皂、洗衣粉、洗衣液等琳琅满目的洗涤用品的出现，却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光，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何等的神速啊！

如今，慈祥的二奶奶早已去世，院子里那棵皂荚树也早已只剩下枯枝败叶，用草木灰、烂草泥清洁污垢的景象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但胰子在俺娘的心目中却一直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时不时地回老家一趟，娘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着：那儿放的有胰子，那儿放的有胰子……这一声声叮咛，已将我的身心暖暖地包裹起来，完完全全地沉浸在那胰子的芳香气息里了……



柔美多情的茜草

■董雪丹 文/图

“茜”这个字和草儿联系在一起时，读“倩”这个音，“倩”有美丽之意，茜草也的确是一种很美的草儿，也和“倩”这个字有关：“茜，一作■，方茎，蔓生，叶似枣，每节四五叶对生，至秋开花，结实如小椒。”茜草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植物染料，“茜”这个字就有红色的意思。茜草根所含茜红素，是天然的植物，自古用作红色染色剂。

茜草是随处可见的。春天时，在单位院里看到一棵新生的茜草，印象很深刻：它柔软的茎攀上一棵大树，节间生出几根长长的叶柄，新生的叶子是长的心形，一节一节努力向上的嫩绿映着树干深褐的坚硬，愈发让人看到它的柔美。茜草淡淡的黄绿色的花开得很微小，如果不注意，甚至发现不了。发现了，就像听到它一串串轻柔的笑声。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茜草，生命力却是极强的，每一棵都可以向四面蔓延数尺，也可以与各种草儿纠缠在一起而照样开花结果。在它看似柔弱的身躯里，究竟怀揣着怎样的坚韧和强大？当强大以柔弱显现时，是不是更强大？它甚至强大到让农民头疼，长在庄稼地里一棵如果不及时处理，来年就会变成一大片。在拔的时候，一不小心还会受伤。

原来，看起来温柔秀美的茜草摸起来却是粗糙的，仔细看，会发现它纤细的茎和叶柄上都有毛茸茸的小刺，怪不得又被称为锯锯藤、拉拉秧呢。但有趣的是，它会伤你，也会帮你，因为有刺的它同时又是民间的止血良药，所以，茜草还有血茜草、血见愁、活血丹的别名。

茜草的花语是爱的呵护，愿意与你分担伤痛。这伤人的小草，竟然还如此多情。追溯起来，它的多情已经绵延了

近3000年了——茜草就是《诗经》里的茹■。

“东门之■，茹■在阪。其室则迳，其人甚远。”东门附近的平地上，蔓延的岂止是茜草，还有对人的想念，可是那个人的家虽然离得很近，而人却像在远方。

“缟衣茹■，聊可与娱”，诗人在“如云”“如荼”的女子之中，独独钟情的是一位穿着素衣戴着红佩巾的伊人，那种得见所爱的喜悦如茜草，更行更远还生。

《红楼梦》中写到“茜纱窗”，这个“茜”字，也和茜草有关。在第四十回，贾母一行来到黛玉住处，发现黛玉的窗纱有点旧，便让换一种名叫“软烟罗”的纱，其中银红色的那种叫“霞影纱”，黛玉和宝玉的窗子，糊的正是这种纱，远远看着，就似烟雾一样。“茜纱窗”就是指用了银红色的“霞影纱”的窗户，这个红色，我愿意想象成是茜草的根染就的。因为茜草本就是一种那么多情的草儿，像极了宝玉、黛玉之间的深情。

宝玉为晴雯做《芙蓉女儿诔》，其中有一句“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被林黛玉听到，说：“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隔，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于是，他们推敲又推敲，就有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一篇诔文，已不知究竟为谁之谏，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难怪“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宝黛之情，不可谓不深，深情又如何？借用脂砚斋的一句点评吧：“慧心人可为一哭。”

说到多情，想起纳兰的“人到情多情转薄”，人如果太过多情，深情反而会变为薄情，这话该怎么理解？是说多情的人用情不会太深？不同的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吧。对一个渴望专一的人而言，往往会因为所看重的人对他人的多情而觉其薄情；还有一种多情的人，会因为对感情的看重与执着，不会轻易付出感情，而看起来很薄情。不管哪一种吧，纳兰接下来说“而今真个不多情”。情感的世界，是不是像茜草？伤人，也治愈人。

